

一九一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卡爾·史比德勒
(瑞士)

Carl Spitteler

得獎評語：

「特別推崇他在史詩『奧林帕斯之春』的優異表現。」

VI/31/1003

頒獎辭

瑞典學院諾貝爾基金會主席

哈拉德·雅恩

瑞典學院遵照諾貝爾基金會的指示，把去年一九一九年末頒發的文學獎頒給卡爾·史比德勒先生，他的得獎作品是寫於一九〇六年的史詩「奧林帕斯之春」。

這部作品可說直到「晚近才彰顯出它的偉大」。這項認可雖來得很緩慢，但是它已贏得了在文學上的地位。本書全文的欣賞已經不再是件辛苦和令人懷疑的事，因為它證明了不僅具有詩形式的優美性質，同時，也超乎詩形式的優美，創造出合乎藝術與和諧的表達方式。這種藝術與和諧只有極少數獨立思考和理想主義的優秀天才才能達成的。

我們不贊成此一說法：「這首詩代表和艱難思想不斷抗爭的結果，而不是源於清晰的、自由的啓發。」詩人的藝術和批評家、讀者對這藝術的欣賞原來就有隔閡。但是原本存在的隔閡在此件事上並不能指出雙方的缺點，而是更證明此一文學作品的深度和豐富。只有極小心、謹慎的批評才能顯示出此部作品的完整性。

史比德勒的「奧林帕斯之春」只有重新改寫過的一九〇九年版才在瑞士、德國二地風行。但每一年，尤其是自大戰結束之後，對此書有興趣的人已愈來愈多，讀者羣也不斷地擴大；今年版

大約會賣出好幾千本。這種行銷數量對一本與時代步調相連，多達六百頁，描寫奧林帕斯神祇的史詩已是極為可觀了。此書限於其採用的文學類型必須整部閱讀。欣賞整部書需要讀者有間暇和足夠的注意力。為寫這部書，作者投注了幾十年的時間。在寫作期間，他有意地，甚至是殘忍地使自己與當代刺激的生活隔絕，對應得的物質報酬也鮮少計較。

他不但沒有去調和這些矛盾，相反的，他還故意選擇題材和寫作方法。他的題材及寫作方法，使得不同素養、性向、趣味、教育背景的讀者感到迷惑，尤其當他們想了解開展在他們眼前時的世界時，一定會有這種感受。從一開始，他就大膽地向讀者要求以苦心和耐力來追隨他走完這令人好奇的道路。他的道路只有清晰而不間斷的情節脈絡，和主角的獨白對話才能照明。其中主角的獨白與對話可說完全不顧史詩的架構而充滿了戲劇性。文學鑑賞家將可在其間發現荷馬的足跡，但他會很驚異於他是被引往一個未知的、也從未想到的目的地。

但是在其他方面，荷馬的奧林帕斯和史比德勒個人獨創的神話是有很尖銳的、顯著的不同。有人責難史比德勒好用語言學家和其他學問的信徒們所制定的原則，寫出鮮為人了解的意象和精緻的象徵來吸引這羣學究。這種說法是有欠公平的。其實，史氏的奧林帕斯神祇、英雄，以及他神話的內容、神喻和古希臘詩人哲學家的風格、語氣都大異其趣。史氏的史詩既不是演繹晚近的古典文學上的發現，也不可當作是證明詩人有任何依賴、借助寓言詮釋的證據。至於把本書和浮士德第三部相提並論，本人也覺得是種誤導。因為史氏不必模仿別人，他不必像老歌德一樣，為調和浪漫的熱情和古典的平衡，而必須借用浮士德與海倫的面具。史氏的神話純粹是個人的表

達，是從教育中自然成長的，爲了表達他個人引用來代表人類與強加其身上各種需要爭戰時顯現自由意志的盛衰，和各種層次懷著理想的想像力，人類的痛苦、希望的破滅等等。他的描述刻劃出活生生、混亂，且又不斷掙扎的角色。他爲何要掛慮現代的美學很難接受他夢般的幻象和現實混合的世界，而且這世界還充斥著各式各樣神話角色的名字。史氏行文艱澀是有目共睹的。

即使我很小心地在使人能了解的範圍內想摘錄「奧林帕斯之春」的情節，但我仍無法刻劃出一幅能够把它豐富的内容交代清楚的畫面。我無法描繪出閃耀、鮮明、變化萬千的插曲和篇章各節所進行的神力，也無法描繪出插曲和整體之間那息息相關、緊湊、細密的關係。我只能說奧林帕斯的光榮生命和他的小宇宙，顯示出歡樂和痛苦的力量，但是在人類不知感恩、放肆、犯罪和痛苦中終於變成一種無能的絕望。海克力斯，宙斯的人子，雖然他的天父、親戚、朋友，賦與他所有的美德，但他同時也要背負著海拉（天母）的仇恨和詛咒，必須離開奧林帕斯，以完成他在地上不被人感謝的悲憫和充滿勇氣的艱鉅任務。

除了奧林帕斯居民偉大的事蹟和冒險、他們凱旋的戰鬥和彼此之間的爭論之外，對詩人而言，超人只有能够控制他們的妄想和慾望時才是真正有價值。

在他們之上的是以陰沉力量所代表的殘酷不仁的宇宙法則——命運。他們之下的是和我們較近的機械化、沒有靈魂的大自然力量。這是神、人都必須爲自己和別人的利益努力奉獻的地方。但是已遭邪惡和傲慢濫用的自然，只會使神、人步入愚蠢和毀滅的景況。此部史詩充滿了飛船、新奇的發明，以及圓頂、莊嚴的拱門，這與荷馬的簡單、純樸的行文都相去遠甚。但是卑鄙的扁

平足民族，却以人工太陽剝奪了阿波羅的宇宙權柄，同時他們想用設計陰狠的車子和毒氣瓦斯在太空中謀害他的情節，都證明了人類在物質力量上建立了超過限度的自信心，以威脅著人類，使人類步向衰敗。

史比德勒除了描述戲謔的情節之外，也描寫他的英雄傳奇的考驗和他們偉大的事業。他嬉戲自如的幽默，令我們回想起阿里歐思妥^①。他的風格極富變化，充滿各種語氣和色彩：從莊嚴、令人哀感，轉成小心謹慎的明喻寫意畫法，到對大自然生動的描繪。當然，他對大自然的描繪和希臘是完全不同，那是描寫他的本土阿爾卑斯的山景。他詩的格律和輕重音節的運用，充分表現出他對語言的駕馭能力。他的語言華美有力，活潑生動，而且百分之百是瑞士的。

本學院很高興能以此獎推崇史氏在詩中所描述的獨立文化。史氏因病不克前來參加頒獎典禮，此獎將由瑞士大使館代為轉達。

（哈國平譯）

●義大利詩人一四七四——一五三三，著有奧蘭多·富里歐索。

註：史比德勒沒有致答辭。

夢中佳人——伊瑪果

卡爾·史比德勒著
哈國平、黃瓊華譯

1

判官還鄉

「車未停穩，請勿往下跳！」

有沒有搬行李的小紅帽？這是我的家鄉？思念得肝腸欲斷後的家鄉？看着鄉間警察在走廊上漫無目的地漫步，我想他真的在打哈欠。

「您有沒有大件的行李？」

這是一個平常的火車站，破舊、灰黯的房屋也和所有的地方一樣。一點也沒有煥發、引人的光彩或金碧輝煌。難道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地光禿、渺無人跡嗎？呸！滿天灰塵，刺人的北風，才九月初呢！不論如何，他還是對一件事有把握：在這種虛無飄渺、罕無人跡的荒郊野外，他對愛情的誘惑應已是免疫了。

那位愚笨的小紅帽，不斷地插進他起伏的思潮中，使得他的腦筋無法有效地思考。

「您可好心地幫個大忙嗎？」維德問。

「請你很慢、很慢地繞廊柱一圈算要幾步才走得完。」

「你說多少？六呀！謝謝。現在，您若願意的話，我們繼續走。」那位小人物吃了一大驚，

好像突然下巴掉了一樣。如此一來，在剩下的一段路上，他一句話也沒說。

一到旅館，維德就要了一本全市市民名錄和住址①。她的名字是——現在的名字——不忠的女人——她的夫姓——我想是魏斯主任太太。什麼主任？鐵路局、銀行、水泥公司，有各種各樣，可能以及不可能的主任！好！現在我就把他找到。啊！在這裏。而她就好端端地躲在她丈夫的後面。魏斯教授，市立博物館暨藝術學院主任、郡立圖書館的主任委員、孤兒院理事，明思特街六號。

唉啊！這麼智慧超絕，成堆的頭銜，奇怪！真奇怪！我幾乎寧可希望他是個銀行家。但無論如何，他的確是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先生，我不知爲什麼，但這也不是我的錯，我可以想像這位快樂寶貝型的丈夫，一定是位瘦小、不引人注意、有點笨拙、常常不知所措的人，雖然我不能直接斷定他一定是可笑的。

那麼！明天早上，明思特街六號。我可以肯定我那位可愛的女士——你可愛的小手指一定不知道你的審判官已來到你周圍了。

第二天早晨，拜訪的時間之內（大概在十點左右），他走向明思特街。她對我的出現會有什麼反應？可能兩種反應：第一種是蹣跚的走出室內，或臉色變紅然後自制一下，反抗地直瞪我的臉，若是這樣子，我就會以勾起回憶的眼光看着她，迫使在我面前低下頭。等她頭一低，我就轉

●瑞士的每個城鎮都有居民的名錄供人查閱。

向她那位空心大老倌的丈夫。

「我最親愛的先生①，剛才我和您的夫人所演那齣令人迷惑的默劇，的確需要一番解釋。當然了，我也已準備好向您解釋的話，但是我認為讓您的夫人自己向您解釋比較合乎我的君子風度。」

我是她的債主，但我並不是那種會控告她的人。讓她自己告訴您，我是她合法也是比較適當主人原因、理由和這中間的來龍去脈。您，我這位高貴先生，只是我的代理，在我的詔令之下替我執行任務，您應感謝我的慷慨允准。現在，您可以完全放心。在我的沉默中已認可您在這樁婚姻的特利權。我對我扮演角色的權限和應維持禮貌很清楚。我不會打擾你們的婚姻或幸福。您家的爐火是聖潔。我很清楚我的職責只是向您鞠躬後——消失。主任先生，您會慢慢體會出我的消失對您的重要性。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跨進您的門檻。我今天出現也將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這類事情永不會發生。我以最最虔誠的人以便向尊夫人表明我對她完全全的鄙視。她躺在那裏。她身體的反應就是她的罪證，這樣，我就滿足了。但萬一您對此事仍不滿意，我將留下我的地址。明天一整天我都靜候您的指示和恭候您的大駕。對，我大概就這麼跟他說——十四號！呵啊！我怎麼走過了頭？走回去！第十二，第十；愈來愈近了，第八，下一間就是了。不錯！這座精緻的小房子。多麼地清潔，多麼地合宜又可愛；開敞的窗上垂着蕾思窗簾。誰會從房子的外表窺出其隱藏的虛偽？金絲雀的啼聲，孩童的笑聲——孩子？怎麼會有孩子？難道是門牌號

● 極正式的稱謂。

碼錯了？沒有啊！是找對地方。或許——有許多人家住在一起罷？

他一看到門牌上的「魏」，脈搏便急速地增加。「沉着點！沉着點！她才應該感覺五臟七上八下的，而不是我呀！我是——她的判官。」拉了鈴，三下做二下的跳上樓梯。

「很抱歉！」女僕以甜美歌唱似的聲音說。「主任和夫人都出去了。」他原先準備好各式各樣的應對方法以便對付任何種的接待。但是他沒料到「沒有接待」或「不被接待」這一招。他很討厭他去拜訪時，剛巧對方不在家。

「出去了？」

她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與「那人」出去？當然啦！她有權如此，但是這不只是權利的問題，這中間還牽扯到羞恥心與名節。

「這是我的名片，我下午會再來拜訪。」

「主任夫人今天下午很可能不在家。」女僕竟敢如此說。

「她——會——在——家——的！」他命令後立刻轉頭走了。

真是個邪惡的人——這位女僕。尤其是她在說「主任夫人」時的聲音多麼討人厭呀！下樓梯時，他撞上了郵差。

「有一封主任夫人的明信片。」

他竟也如此稱呼她。真是衆人皆醉我獨醒，他們都是世俗的奴隸。若我娶她，他們就會以我的姓氏稱呼她。

他自口袋中取出懷錶，「十一點半。」在午餐之前正好够時間趕到石女士處拜訪。說真的，她家離明思特街有多遠？玫瑰谷區。但若是趕點路……。

熟悉秋陽下的翠菊再次的展現在他腦海裏，他快速的前進。想像他再見到這位相識已久的女友的情景令他笑得很愉快。他的渴望愈來愈急切，速度也愈來愈敏捷。他走到花園前，突然停止不動。

「很可能，她不在家。」

你一旦大清早就遇上這種倒楣事，它會像瘟疫一般接二連三的來。不！奇蹟！一陣愉快的聲音自樓上傳來。在友誼的溫和光輝中，她下了樓梯，走向他。他們幾乎要彼此擁抱。她雙手拉著他。

「真的是你啊！坐下，告訴我，所有的事！你近來怎樣？」

「我怎麼知道？」

她愉快地高聲大笑。

「這就是你，你還是你，一點也沒變，說一說嘛，不管說什麼，好，說一說嘛，我只是要聽聽你的聲音。這樣，我才能真正相信你是確確實實地在這裏，而不是我自己胡思亂想，是神話，是夢想。」

「你的世界裏，夢想和現實總是混淆不清。你若在我眼前消失，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我腦中的火車是出軌了。」她開玩笑地說——「我的思考無法連貫起來。」

「你多不多我站起來轉一圈證明我是確確實實站在你面前嗎？」

「不！我寧願拉着你的手。現在我要趕緊抓住它們，以免你跑掉。——不！真奇妙啊！你幾時到的？」

「昨晚——但，你知道嗎？你是愈來愈漂亮、年輕了。還有，你的服裝永遠是有最高尚的品味。」

「哦啦啦！甭提了，三十二歲老寡婦似的女人。怎麼說呢——你看起來愈來愈有信心和勇氣了。」

「我甚至是自大的，好挑釁、愛冒險的，我是進取而且積極。」

「就是這樣，你應常常保持這樣。那麼，你是不是預備做件美麗而且偉大的事？喔！我真是全心的盼望哩！」

「唉！關於這……」他嘆着氣說完，望着前面，臉上盡是愁雲慘霧似的焦慮。

「你若再露出這種愁臉，」她笑着說，「我是一點也不會同情你，這是勝利後的憂愁或完成壯舉之後的虛空？」

這時，遠方教堂發出「咯——噠——」的低吟。

「你知道嗎？」她用哄他的口氣說：「你為何不下午過來喝杯茶，就我倆人喝杯茶，好嗎？」

她極想說好。但又立即記起他的約會。

「抱歉！我已經有約了。」他以不高興的聲音說。

「唉！你看看！你昨晚才到，今天已經排得滿滿。不過，我不太想過問你的私事。」

「其實也不是什麼私事——」他有點不太高興地供認，因為他一點也不想隱藏他的懦弱。

「——對你而言，更不是什麼秘密。」

「其實，我兩點鐘在魏主任家有個約會。」

她以奇異的眼光看着他。

「你怎麼會迷失到這家大家公認是『社會道德公開的廟堂』裏呀！

「你認識主任先生？」

「不認識，只認得他太太。」

她剎時臉色變了，表情也冷淡下來。

「我就知道，我早該想到。」她轉過頭去。

「你們只是四年前在一個避暑勝地，有一次萍水相逢的機緣而已。只有一、二天吧！」

「萍水相逢？」他大叫。「你怎能這麼說？你應該會了解。一、二天而已，你是什麼意思？

幾天？你用日曆算你的生命嗎？我認為生命中有幾小時是比平淡無奇的三十年更重要。這幾小時

就是永恒，就和藝術作品的真實一樣，甚至更歷久彌新。創造這美的藝術家本身就是這種精神的

祭司。」

「事實上，這種藝術仍不能逃掉為人遺忘、散失，成為過去的危險。」

「我不接受『遺忘』這種字眼。我對『過去』更沒一點耐性。」

「你與你的幻想或許是這樣認為，但其他人在現實滿足他們的慾望後……」

「你真的相信主任夫人期待你的來訪。若你沒去，她會特別感到遺憾？」

「當然，我不信她會遺憾！因為我的造訪不論在任何方面，對她而言，都不是愉快的。而且我也不想讓她愉快。」

石女士沉默一會，然後用一種自言自語却又大聲強調的語氣說：「美麗的索伊達已經是一塊切掉的麵包一樣，無法再與你續前緣。她已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她完全活在幸福中。有個教養好、受過高等教育、她敬愛而且也值得她敬愛的丈夫；一個可愛的、天使般的男孩，很頑皮，長着一頭黑色頭髮。個性像他母親一樣地固執，剛剛才在學說話哩！——乾脆聳聳肩讓這一切過去算了。這對你可能沒什麼重要，但這一切，對一個母親可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她還有一大羣和睦相處的親戚朋友。在這羣人中她有如魚得水一樣的快樂；最重要的是她的哥哥克特是個奇人，一個不世出的天才。她像神一樣地崇拜他。」她停一會，不自禁地微笑起來。「喔，順便說一下，我剛剛想到她下午不會在家。她與合唱團到鄉間去了。」

「這你可錯了，她一定會在家。」

「你這麼確定的話，那我沒什麼話說。」然後，她突然很嚴肅地看着他。「親愛的朋友，坦白說，你到底要從魏主任夫人那裏得到什麼？」

「什麼也不要！」他以一種懊惱的聲音回答。

「這樣最好，否則你會遭到極慘痛的絕望。——那麼，下一次吧！你知道隨時都歡迎你來——」她爲他開門時，再一次強調說：「美麗的索伊達已作他人婦了。」

她一再提醒，而且毫不含糊地，心懷陰謀地說着——她絕對不會相信——他是不會有這種念頭的——「喔，不，親愛的。我對娶這位絕代佳人這同事是已完全免疫了。」這就是她最近從事的活動：生小孩？那麼，高貴的女士，莫讓我礙你的事。學生、三胎生、一打小孩，就當我不好了。反正，隨便你怎麼做——等等，等等，我回答時說我無求於她，是有點不太正確；我必須更正，或說明一下，我要立刻送一張便條給石女士，對！叫電梯那位矮子立刻送去：

「我親愛的朋友，一項更正：不是『沒有』任何要求，我要她在我面前垂下眼睛。您誠懇的維德。」

在飯廳裏，人們在牆與牆之間黑來攘往地走動，殺時間。有時瞪着窗外，有時凝視着牆上的圖畫，直到午餐送上桌爲止。維德的目光停駐在一個黑色相框的政治家的頭像上。他的名字自然是看不太清楚。一張強硬的臉，有膽識、有謀略的五官，好像是木頭雕刻出來的一張臉。以一種大公無私、深具使命感、加上如火高張的自信、不眨一下眼的姿態瞪着你的眼睛，使你招架不住，要眨眨眼。他不慣於給人下定義。與人相處時，他也不是很有意見或刻意會和人針鋒相對。他好不容易拼出這位大人的格言：「一切由小學開始。」是呀！一副矯揉做作的老人應有的樣子。

他的像和會有這種格言的人倒是長得很一致。世界於此不過是一個教育機構；生活的目標即在學習，然後是教學；事實必須有智慧的氣質，智慧則必定有教誨的意味。他仍目不轉睛地上下打量着政治家。這時，有個人注意到他，從他的肩膀上看着那幅頭像。

「真是一幅很傑出的頭像。」那人用一種羨慕的眼光品評着。

其餘的客人像跳蚤聚在牆邊一樣的聚過來。尊敬的評語再度響起：「一位偉大人物的頭像。」

他一定很重要，且深受人愛戴，因為他們坐下後還繼續不斷地談論着他。在這些七嘴八舌的談論中，他偶爾聽到他的姓。——案——等一等，你聽到他們在說什麼？——案——。這不是她以前的姓？可能是她的遠房親戚。

「他有沒有子嗣？」一個耳語似的問句。

「兩個。」這就是答案。「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兒子不怎樣，我不太認識。他是個寫詩的。女兒嫁給那位有名的魏主任，是一位極為傑出的女性。每當她走過街頭時，路人都會轉過頭來注視她。高挑、驕傲，皮膚像南方人一樣黝黑。她的祖母是義大利人，熱血奔騰——真是個魔鬼——但是她光明向上、尊重社會道德的規範。沒有人能說她一句壞話。她就像她已逝的父親一樣，熱情、愛國。」——這是她父親的頭像？理智呀！醒醒罷！動一動腦筋呀！在這種事實擺在眼前後，你應可以想到許多事情。但他懶惰的理智稍微抬了一下頭，然後便漠然地，低下頭睡着了。他的理智就像一隻躺在街上的狗，聽到送牛奶